

夢溪筆談

說庫

第二十五冊

祝

年

年  
子  
子  
子

年

年

年

年

夢溪筆談卷十四

宋 錢塘沈括撰

藝文一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為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鵲鵲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索。蟬行貌也。揚雄太玄曰。蟬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今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今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然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鎖碎。所謂金鎖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等柱

雁相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挺蹀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柵。後漢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與速速方穀為對。又彼岵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岵者。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則坊馬。大戴禮。君子之道。譬猶坊馬。夬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為明字也。

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遺我珮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十維耦。自今而

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罍。鱸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忉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別有理也。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為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為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為人所知。若字字皆是無瑕可指。語音亦揆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此類最易為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為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淺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

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殘為義也。

王聖美為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為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予按撫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為。凡百篇。蓋當時但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撫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為餓殍。作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飴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啄。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霄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一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為詳密。其敘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平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卻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謬。莫知其所的。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於此。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峰晴色墮欄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荊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荊公始為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倣而為者。

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

毗陵鄒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夢溪筆談卷十五

宋 錢塘沈括撰

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輕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降龐庾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橫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滂傍博是也。幫宮清之平滂宮清之去傍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肯止有兩字。疎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有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母。韻

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者。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牛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欲字。鼻中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茶沙。囉哆也。瑟吒。合二迦婆麼伽他社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合二娑多。合二壤曷。攞多。合二婆。聲上車娑麼。合二縹伽。聲上挈娑頗。合二娑迦。合二也。娑。合二室者。合二佉陀。為法不同。各有

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為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

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

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蹉音千。反。假對雙聲。疊韻

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二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

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後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

之疏鍾。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複。此類為傍犯。如九歌。蕙肴

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肴。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邪

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

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

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人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歟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

河中府鶴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鶴雀樓西百尺牆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

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迴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圓平野。河流入斷山。

慶曆中。予在金陵。有饕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予攜之十餘年。文忠副使夏元昭借去。遂託以墜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今錄於此。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驟軫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展。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嘿。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蠡夕儷。葆挽晨銜。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東與棘相類。皆有刺。東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痺而成林。以此為別。其文皆從東音刺木芒刺也。東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東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

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上為徹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為樞密副使。獻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敘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為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為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為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為聞人。

夢溪筆談卷十六

宋 錢塘沈括撰

藝文三

上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陝中人謂鷓鴣為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鴣。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述。分為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羸金六集。自為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羸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善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

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與之游。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曰。南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居陝中。

夢溪筆談卷十七

宋 錢塘沈括撰

書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為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筆意也。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眾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弦。眾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撥乃掩下弦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弦。則聲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